

《元宫词》非朱有燬所作考辨

黄凌云 汪如润

永乐四年(1406)四月,署名“兰雪轩”的《元宫词》问世,因为“亲藩贵重,刊书皆不题名”,这本誉为“三辅黄图”的小册子的作者尚存悬疑。现知最早持“朱橚说”的是万历间人何乔远的《名山藏·宗藩》;清人朱彝尊亦推断:“《元宫词》当是定王作。考定王以洪武十四年之国,至洪熙元年薨。序题永乐四年,则为定王无疑矣。”^①四库馆臣认为朱彝尊“所考为允”,故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采信“朱橚说”。

美籍华人傅乐淑先生《元宫词百章笺注》1949年后陆续在《禹贡周刊》上刊出,并于1995集结成书,刊布于世,影响甚广。因傅先生在《元宫词百章的作者》一文中考证出《元宫词》乃周宪王朱有燬所撰,于是学界现在多采用“朱有燬说”。笔者在仔细阅读傅文后认为傅先生所列证据皆无法成立,故目前认定《元宫词》是朱有燬撰尚为时过早。

傅先生所举第一条证据是“周宪王作诗,十分贪多,有一咏百首的癖。我们知道他有《诚斋牡丹百咏》、《诚斋梅花百咏》、《诚斋玉堂春百咏》。元宫词也是百咏,很符合宪王的个性。”^②此为傅先生不察之失。明初诗坛,“百咏”之章并不罕见。特别在明代宗藩诗歌中,“百咏”、“数百咏”之什屡见不鲜,如唐成王朱弥钳“咏梅”一韵至百首;镇平王朱有燬《植花百咏》;宁献王孙朱奠培《拟古诗二百篇》。很明显,赋诗百咏与傅先生所认为的“符合朱有燬的个性”没有多大关系。

第二,傅先生从朱彝尊《日下旧闻》卷三十二中找到三首元宫词,该引录宫词下注有《诚斋新录》,傅先生便据此认为《元宫词》乃朱有燬所撰,并断定“三首皆注明引自周宪王《诚斋新录》。此书应为竹垞晚年才读到,否则不至于在《静志居诗话》中发谬论矣”^③。

其实,朱彝尊《日下旧闻》中共引录元宫词一十九首。不过,笔者查阅国内

①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8页。

②傅乐淑:《元宫词百章笺注·后序》,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22页。

③傅乐淑:《元宫词百章笺注·后序》,第123页。

仅存的嘉靖十二年(1533)周藩刻本《诚斋新录》,并未发现这十九首宫词。

据高士奇云:“岁癸亥,与同年友竹垞偕侍直庐,每言及此,慨焉兴叹。弹指五年,竹垞《日下旧闻》之书成。”又朱氏自序:“计草创于丙寅之夏,录成于丁卯之秋,开雕于冬,迄戊辰九月而竣。”^①我们可以判定《日下旧闻》成书于1687年,是年朱彝尊五十八岁,任日讲起居注官。而康熙三十一年(1692),朱氏罢职归田,并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辑成《明诗综》,而《静志居诗话》正是后人从《明诗综》中辑得。显然,《静志居诗话》成书远在《日下旧闻》之后,朱氏致仕后沉潜学术,并经其毕生蒐罗群书而至八万卷,故《静志居诗话》“考事务核,持论悉平,足以备一朝之掌故”,重新考订出《元宫词》乃定王朱橧所撰就不足为怪了。

第三,傅先生认为“这一百章宫词是不甚成熟之作,口气有时稚气,如定王作,口吻当不同。这也符合周宪王的年岁,不满三十”^②。

傅先生结撰此文时“《诚斋新录》是稀书,或早已绝迹了,我们找不到了”^③,所以未能全睹宪王诗文。宪王朱有燬是一位早熟的诗人,建文初年,年仅二十二岁便与朱橧一同被流徙到数千里之外的滇南,朱有燬晚年追忆道:“予自弱冠南游,经湘潭,涉武陵,登金马,至碧鸡。上白崖之高,下黄陵之险,居滇海者,三阅寒暑。”^④贬窜流离,游踪阔大,足以涤荡胸怀,启发诗思。检读朱有燬诗集,可知其在二十二至二十四岁时即能够写出大量优秀诗篇,如作于滇南临安的《临安偶成》:“镇海波涛接远州,郡城夏尽瘴烟收。一行雁影家书远,半夜猿声客泪流。贾谊不偏须吊楚,仲宣何事独登楼。愁怀自惜年华晚,回首江山动早秋。”^⑤又《秋兴三首》之一:“故国离情奈若何,西风惨淡入岷峨。梧桐凋尽络纬路,菰米熟时鸿雁过。月带砧声清露重,云连海气瘴烟多。柴门日日常深掩,闲处光阴疾似梭。”^⑥此类诗什大都凄楚苍凉,诗技圆融。这样看来,傅先生认为不满三十的朱有燬诗技尚浅,正契合《元宫词》的艺术水准不高的看法是不准确的,至少不能成为例证。而《元宫词》的序末有“余诗百篇,则能见之矣!遗之后人,以广多闻焉”^⑦云云,不像二十多岁青年口气,而更似一长者口吻。

最后,“周宪王尚有一出版物,其中明明有‘兰雪轩’的图章,这是《元宫词百章》为朱有燬作的铁证,这一件十分宝贵的周府出版物就是乾隆年间词臣们一致认为早已佚亡的东书堂楔帖”^⑧。

①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578页。

②傅乐淑:《元宫词百章笺注·后序》,第122页。

③同上,第124页。

④朱有燬:《诚斋录·新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78页。

⑤同上,第290页。

⑥同上,第291页。

⑦朱橧:《元宫词·序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

⑧傅乐淑:《元宫词百章笺注·后序》,第124页。

《四库全书总目》之《救荒本草提要》说：“当时以亲藩贵重，刊书皆不题名，姑辗转传讹，有所不免。”^①藩王著述多不署名，而以室名斋号替之，给后人考证带来诸多不便。那么能否仅凭斋名“兰雪轩”来认定《元宫词》即出自朱有燬之手呢？我们认为这是不妥的。首先可以肯定朱有燬用过“兰雪轩”这个斋号，那么朱橚有无可能使用这个斋号呢？察《明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朱橚、朱有燬皆以“兰雪轩”为号^②。我们知道，父子以同一室名、斋名为别号者在明代并不少见，如浙江鄞县万达甫、万邦孚父子俱以“一枝轩”为别号，南直如皋冒梦龄、冒起宗父子俱以“拙存堂”为别号，南直宝应朱应登、朱曰藩父子俱以“山带阁”为别号，浙江秀水冯梦楨、冯延年祖孙俱以“快雪堂”为别号。

明代开封著名学者李濂所撰《嵩渚集·菊庄先生传》记载：

周藩方辟东书堂延访耆宿为世子师，会有荐先生学行者，乃礼聘就塾……壬午，右长史阙，王疏荐于朝，允之。先生之为右长史也，数有论谏，如毁塌房酒务，罢舍贫私惠，减省朴刑一切越礼度者，咸更之。持正匡辅，不遗余力，虽游衍燕闲，弗忘规讽，如中和亭、熙春堂、兰雪轩、虚白斋，悉为箴铭，欲王知所警惕。^③

从传记中我们可以确信“兰雪轩”在当时是朱橚的斋名，右长史刘醇为“兰雪轩”制有箴铭以规讽朱橚。刘醇（1329-1425）号菊庄先生，从建文四年（1402）年至永乐六年（1408）六年中为周府幕僚，并一度成为当时周藩主人朱橚的右长史，而《元宫词百章》恰恰写于永乐元年（1403）至永乐四年（1406）期间，这恰说明署在《元宫词序言》上的“兰雪轩”极有可能就是朱橚的斋号。

作者工作单位：黄凌云 安徽省艺术研究院

汪如润 安徽省合肥市地方税务局

①《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853页。

②杨廷福，杨同甫：《明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③李濂：《嵩渚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第258页。